

孤云独去闲（组诗）

◎ 张芳学

孤云独去闲

清晨,推窗
湛蓝的天空像一张网
一朵孤云
恰似漏网之鱼
倒挂在树杈间
看着我的村庄

昨夜的细雨
把草木洗得锃亮
电线上的燕子
唱着我童年的歌谣
那朵悠闲的云
溜达到山背后去了
红红的太阳
却探出了脸庞

野花

山坡上的野花开了
在春风里妩媚

踏青的人走过
暗送着淡淡的清香

不管那个人嗅到了没有
反正她已经尽力了

这不为人知的花朵
一如既往的默默盛开

这小小的花朵
心里却装下了整个春天

小河流水

细雨濛濛
草色一新
河堤边上的人
悠闲地散步
沿着河流的方向
向前行走

一只白鹭
在水中寻找着什么
清清的河水中
倒映着洁白的身影
忽然,鸣叫一声
飞向前方

静默的树

大树在静静地思考着
如何回报脚下的土地

想着想着,枝繁叶茂
想着想着,落叶归根

多情的风侵扰过
多嘴的麻雀挑唆过

大树义无反顾地
站成了一种风景

“大树底下好乘凉”
有这句话就心满意足了

大树总是不言不语
刚直地站立,默对世界

踏青

披一件阳光的外衣
行走在山野河川
小野花在眨巴着妩媚的眼睛
溪水吟唱着舒心的歌谣

不知名的小鸟
在枝头抒情
山风吹起了我的头发
也吹动心底的诗情

一草一花一世界
一山一水一乾坤
走进大自然的怀抱
我们都是她的孩子

鹊巢

在公路的白杨树上
鹊巢,高高在上
想看清世间的车来车往
到底为何而奔忙

疲倦的鸟鹊
蜷缩在漏风的巢边
眼里全是泪水
羽毛又飘落了儿根

高处不胜寒啊
风一吹,鹊巢在战栗
随着杨树升高的目光
究竟看到了些什么

中年感悟

同学聚会结束了
看着盘子里的鱼骨头
我忽然发现
那双混沌的眼睛
那副带肉的鱼骨
多像我的中年
迷茫而又疲惫

与鱼盘对视了很久
朦胧中,我就成了
盘中的鱼儿
面对熟悉又陌生的空间
总有千言万语
竟无从说起
就像鱼儿眼睛里的泪
都当成了水

生活

尝遍了酸甜苦辣的舌头
竟然说不上生活的滋味
就像把各种颜色混在一起
调成一种颜色
里面有喜悦 乐趣
也有忧愁 苦闷
徘徊在人间的我们
沿着时间的年轮
把自己的人生

走成了一幅风雨图

花盆里的桃树

精心照料的小桃树
在花盆里枝繁叶茂了
寂寞的日子里
欣赏着怒放的生命
顿觉眼前柳暗花明

这小小的花朵
芬芳着我的诗行
这心形的果实
恰似亲人的惦念
隐隐约约,听到
遥远的呼唤

花盆里的桃树
结满小小的乡愁
树杈间,一双双
可爱的小眼睛

春雪

一朵朵纯情的花瓣
飘过春天的枝头
与路旁的迎春花
来一次亲密的邂逅
却羞红了水桃花的脸庞

漫天飞舞的精灵
带着水性的温柔
湿漉漉的大地上
无数的小眼睛
正在调皮地张望

远方的人啊
你是否也站在廊檐下
请伸出你的手
接住一朵雪花
就接住了我浓浓的情

春雪慢慢地融化
沿着血管
流进你的心里

姹紫嫣红的春天
就是我送给你的祈盼

走进阳光

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
一路艰辛的攀爬
追寻一个
祖辈们向往的梦
一路的芬芳
装点着一颗虚荣的心

站在阳光里
看着自己丑陋的影子
总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滋味
岁月的风啊
吹过我的白发
吹走了落叶片片

温热的土地上
生长着
父辈们微薄的收获
一只鸟儿
衔着一缕阳光
飞向远方

花事

春风吹开一朵花
又吹了一朵
接着,满树满树的花朵
齐刷刷的开了
一片连着一片
给腼腆的村庄
穿上了一件五彩缤纷衣裳

原本安分的花朵
不知受到谁的蛊惑
还是源于一场情事
泼辣而热烈地盛开
哦!春天的心事
蜜蜂知道——
花香深处
住着勤劳的爹娘

素秋茭白

方华

素秋,茭白上市,是一道时鲜的蔬菜。在我们这儿,茭白被叫作“篙瓜”,私自臆想,不知是不是其型似竹笋又似瓜般能生食之故?

在我生活的这个地放,过去种植茭白的人家不多,大都是水边自生。像野藕野菱一般,成熟时节,自有不怕辛苦者去采收。童年的记忆中,母亲从田间劳作回来,有时就顺手在塘边沟畔折几支青叶包裹的修长茭白回家。篙瓜炒辣椒,是我幼时最常见的一种吃法。

当然,茭白绝非我记忆中简单的一种味道。

清代才子兼美食家袁枚在《随园食单》中就有对茭白入肴的一段记述:“茭白炒肉,炒鸡俱可。切整段,酱醋炙之尤佳。煨肉亦佳,须切片,以寸为度,初出瘦细者无味。”

清人薛宝辰在其《素食说略》中也有茭白入蔬的做法:“切拐刀块。以开水淪过,加酱油、醋费,殊有水乡风味。切拐刀块,以高汤加盐,料酒煨之,亦清腴。切茭刀块,以油灼之,搭茭起锅,亦脆美。”

现在想来,母亲的厨艺,当然

比不得这些美食家,但也恐怕不是母亲不知道篙瓜还有其他的烧法,只是在那样一个清贫的日子,哪里有许多食材调配,盘中简单的菜蔬,仅为佐饭下肚而已。

不过,现在日子富裕了,吃过的各类茭白佳肴恐怕比书上记载的还多,有时在家中还特意弄一个简单的篙瓜炒辣椒,享其清淡脆嫩,唇齿咀嚼间自有一种特别的回味。

其实,篙瓜在远古时期,也不称茭白,而叫菰。

菰最早是被作为粮食作物种植的。《礼记》载:“食蜗醢而菰羹”。菰羹就是菰米饭,可见在周朝即已用菰米为粮。据记载,在唐代以前,茭白基本是被当作粮食作物栽培,它的种子被称作菰米或雕胡,是“六谷”(稌、黍、稷、粱、麦、菰)之一。

“我缩五松下,寂寞无所欢。田家秋作苦,邻女夜春寒。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这是李白借宿安徽铜陵五松山下一农家,受到主人菰米款待后写下的诗作。陆游《邻人送菰菜》中也有:“稻饭似珠菰似玉,老农此味有谁知”及“湘湖烟雨长莼丝,菰米新炊滑上匙”

之句。

大约到了明代,玉米被从国外引进,广泛种植,替代了菰成为六谷之一。所以在我的家乡,现在还直接叫玉米为“六谷子”。

菰很早就被发现在被菌感染不抽穗后,膨大的茎部可为蔬。如成书于秦汉间的《尔雅》记载:“蓬蔬似土菌生菰草中。今江东啖之甜滑。”菰在被高产的玉米取代位置后,就彻底成为人们口中的佳肴。“岸遥人静,水多菰米。”苏轼《水龙吟》中的情景渐为鲜见。现在,偶在水边能看到结穗的菰,往往被认为是野茭白,其实,那不过是稀少的未被感染的菰。

茭白如其名字一般素白清新,可与各种原料配伍加工。此菜无论蒸、炒、炖、煮、煨都是鲜嫩糯香、柔滑适口;若是与肉、鸡、鸭等相配,烹出的菜肴则更是入味留香。茭白可生食凉拌,还可酱泡腌制。特别是凉拌、下汤,清新淡雅,很有水乡风味。

唐人张志和在《渔歌子》中吟到:“松江蟹舍主人欢。菰饭莼羹亦共餐。枫叶落,荻花乾。醉宿渔舟不觉寒。”明代也有一首《咏茭》诗:“翠叶森森剑有棱,柔柔松



甚比轻冰,江湖岩假秋风便,如与鲈莼伴季鹰。”诗中把茭白与莼菜、鲈鱼相提,可见其味美。

有这样的记载,西晋文豪张瀚,在某日秋风起时,想到故乡吴中的菰菜、莼羹和鲈鱼脍,于是辞别齐王,弃官南归,说:“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这段典故后人浓缩为成语“莼鲈之思”,成了思念故乡的代名词。只是,莼菜、鲈鱼由此名闻天下,而未入语中的菰菜,却鲜为人

知。就像最早的粽子都是用菰叶所包,可现在人们知道的都是芦叶之类。

宋人周弼在一首《菰菜》诗中写道:“连日秋风思故乡,况复家田有茅屋。坠网重腮鲈已鲜,莼丝牵叶又流涎。急归收获莘溪畔,细拨芦花撑钓船。”又是秋风起的日子,水边伫立的茭白依然是千年守望的模样。只是,那留在每个人舌尖上的记忆,不知该有着怎样的回味?